



*Sun Yatsen*

before the Age of Thirty

# 三十歲前的孫中山

翠亨、檀島、香港 1866—1895

黃宇和 著

黃宇和院士穷二十五年之力的研究成果  
有关孙中山前半生最具份量的史学著作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Sun Yatsen*

before the Age of Thirty

# 三十歲前的孫中山

翠亨、檀島、香港 1866—1895

黃宇和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Sun Yatsen before the Age of Thirty*

by Professor John Y. Wong, D. Phil. Oxon, F. R. Hist. S., FASS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 / 黄宇和著。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4  
ISBN 978-7-108-03978-1

I . ①三… II . ①黃… III . ①孙中山 (1866~1925)  
—生平事迹 IV .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4570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10-70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北京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46  
字 数 725千字 图 132幅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68.00元

献给 王庚武先生

## 北京三联版序言

2011年4月21日星期四，笔者任教的悉尼大学，为了庆祝复活节而准备在翌日开始放假时，悉尼市的中资机构及亲中团体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另一类庆祝活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为历史工作者，笔者应该有何表示？于是毅然决定当天动笔撰写筹备多年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承香港中华书局全力支持，苦战四个月，拙稿终于在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付梓，2011年9月10日举行新书首发式。赶上节日，为慰。

仓促成书，错漏不少，承蒙各方体谅，香港的《明报》、《信报》、《南华早报》、《苹果日报》、《亚洲周刊》等，澳门的《澳门日报》，以及大洋洲的《星岛日报》、《澳大利亚新报》、《澳大利亚日报》、澳大利亚有线电视明珠台、澳大利亚中文电台等，纷纷介绍。香港凤凰卫视的梁文道先生，更在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高潮之际，把其〈开卷八分钟〉的全部时间用于评价本书；梁先生余兴未尽，翌日又把〈开卷八分钟〉的全部时间继续评论<sup>[1]</sup>，令笔者汗颜不已。

现承北京三联书店厚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本书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字本。三联的徐国强编辑，半年以来，竭尽全力，假日周末皆工作如常，耐心细致，为本书的编辑质量更上一层楼；又增补图片，重绘地图，编制索引等。香港的林嘉明先生和陈剑光博士、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的李兴国先生、作家卢洁峰女士，以及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纷纷热情帮忙纠正错字别字等，不胜感谢。

史学前辈王赓武先生，自笔者于1974年到澳大利亚任教以来，一直关心笔者的孙中山研究。特将此书献给王赓武先生，聊表感激之情。

顷接朋友发来一篇网络书评<sup>[2]</sup>，像梁文道先生的书评一样，署名叶锐洪的评论者很持平，让笔者受教良多；也存在不少误会，故笔者借此机会说几句话：

[1] 梁文道先生的两辑书评，可从下列网址观看：[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1\\_10/13/9826667\\_0.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1_10/13/9826667_0.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1\\_10/14/9860644\\_0.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1_10/14/9860644_0.shtml)。

[2] yrh：〈碎碎念〉，豆瓣读书，2012-02-03 20:11:58，<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91552/>。

其一是把追踪史料及思考的过程也写进去：本人乐意为这些本来就不必要的啰嗦负全部责任。事缘笔者的英文原著《两广总督叶名琛》1984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汉语本后，不少大陆学者很不客气地对笔者说：“你用过的叶名琛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怡和洋行档案等，全部存在英国，我们都看不到，天晓得你有没有作假！”有关孙中山的史料更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史学界激烈争议的地方也不少。故笔者三十年来按部就班地慢慢收集史料、细细思考各重大问题之余，最后决定把收集过程及所得全部写出来，希望借此营造一丝真实感，让暂时仍无法像笔者那样频频环球飞行的同行，也有亲临其境的错觉，聊胜于无。过去笔者为了研究《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sup>[3]</sup>，同样花了三十年时间，但由于用英语撰写，故虽然绝大部分原始史料都在英国，欧美学学者仍可以随时飞英国追阅，不存在真实感的问题；所以，虽然笔者也曾频频飞英国各地，但没有把追踪史料甚至思考的过程也写进《鸩梦》。该书现由香港中华翻译，若汉语本面世时，仍有人问：“天晓得你有没有作假！”则答案很简单：“自从英文原著在1998年出版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追阅过有关史料，至今没人提出异议。”

关于1897年孙中山坐英国人还是葡国人的船而产生仰慕哪国文化的问题，书评者叶锐洪问：“岂有是理！坐哪国的船就会产生仰慕哪国文化的心？”香港的梁文道先生也提出过同样的质疑。引起这些质疑的责任也全在笔者，若笔者不厌其详地重复其在第175页已经引用过的话，即孙中山惊叹“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sup>[4]</sup>，这句被学者广泛引用并认为有深远意义的话，就可能避免了这种误会。这句话被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是孙中山革命性改革开放思想的开始——若中国早就广泛使用此种火轮船，孙中山习以为常，就没有他在人生第一次坐上火轮船从澳门开出后之惊叹。必有强烈的对比，才会引起像孙中山那般强烈的反应。但由于产生了上述误会，以至叶锐洪及梁文道先生均认

[3]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手书墨迹原件，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刊刻于《国父全集》（1989），第二册，第192—193页。又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页；其中第47页。又见“孙中山学术研究信息网”〈国父的求学〉，[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01\\_01\\_02\\_03](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01_01_02_03)。

为拙著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概念上的问题，现经笔者重复这一点，不知两位是否仍认为如此？

至于叶锐洪说拙著“说明了国外大学经费果然足够啊，整天飞来飞去的”，则大陆不少读者也曾对笔者说过类似的话。笔者任教的悉尼大学支持笔者研究的方式，是采取在大学放假期间，俯允笔者带薪出国研究：暑假三个月，寒假一个月，复活节假半月，秋假半月，一年总共五个月出国研究，一切费用自理，几十年如一日，同行羡慕不已。但引起上述误会的责任同样全在笔者，因为笔者只是在《谢辞》中压轴式地鸣谢“本书蒙香港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赞助部分研究经费”。实情是，笔者蒙该信托补助了研究经费共港币40万元整，就是说，在研究《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总共得到港币40万元的学术补助。至于澳大利亚国家研究基金则似乎与笔者无缘，无论是研究两次鸦片战争还是孙中山，几十年来都不曾拿到分文经费，命也。

又至于“神游冥想”，这是近世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治史方法。他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sup>[5]</sup>陈寅恪先生的话，给予笔者很大的启发。笔者对此话的理解是：“对古人之立说”，是可以高攀到“真了解”之境界，而途径有二。第一，必须“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第二必须“神游冥想”，以便明了其“持论之苦心孤诣”。关于第一点的“真实性”，则古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故笔者着重实地调查，有必要时甚至做地毯式的搜索。至于第二点，即“神游冥想”的重要性，则牛津大学前皇家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休·特雷弗一罗

[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47页。

珀(Hugh Trevor-Roper)说得更直截了当。他说：“没有想象力的人不配治史。”<sup>[6]</sup>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特雷弗—罗珀教授是欧洲近代史的权威。可见，无论对古今或是中外的历史，若要达到“真了解”的境界，“神游冥想”是必经之路，故笔者也竭尽所能地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上神游冥想。曾有前辈认为治史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神游冥想必然“走火入魔”。窃以为伽利略从未进入太空看到圆圆的地球，就在坚实数据的基础上宣布地球是圆的，结果被那些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建制派关起来一辈子。历史是社会科学，历史学家为何不能像科学家一样神游冥想？不神游冥想，何来突破？

书评者叶锐洪先生又说：“黄宇和先生的中文似乎算不得好。”这也是实情。笔者从1969年在香港九龙华仁书院念小学六年级开始，所接受的全是英语教育，即所有科目都用英语讲授（国文及中国历史除外）。此后在香港大学历史系念本科，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研究员，1974年开始在悉尼大学教书至今，几十年来甚至日常生活，都是用英语。故汉语词不达意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其他错漏自然还有不少，俟候国内同行进一步赐正。

## 和 宇 黄

2012年3月15日星期三  
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办公室

---

[6] 这是他在牛津大学退休演说会上所讲的话，可以说是总结了他一生教研历史的经验。演讲全文刊 Hugh Trevor-Roper,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 序 言

---

辛亥百年，笔者一直希望撰写一本书以兹纪念。至于题材，则探索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来源最是适合不过。鉴于孙中山尝言，其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在香港念书时所受到的影响<sup>[1]</sup>，故本书之研究乃于此时前后展开。

首先谨向先后编写《国父年谱》和《孙中山年谱长编》的前辈们致以崇高敬意。他们不辞劳苦，把所有能搜集到的有关著作集中起来为中山先生编写日志，实为不容或缺的工具书，故笔者尊称其为“正史”。正因为他们走了第一步，笔者才能走第二步，按照他们所提供的线索，寻觅更多的史料和原始档案，来丰富我们对中山先生的认识，解决一些前人未解决的问题。本书错漏当然不少，伫候贤达指正；且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术滚滚向前，期待着后进盖过。

严格来说，本书所及时期，“孙中山”这个名字还未产生：本书主人翁乳名“帝象”，十岁开始读书时村塾老师为其取名“文”，1884年5月26日在翠亨村成亲，按照翠亨村惯例而举行上“字辈”仪式时，取字“德明”。1884年5月4日在香港领洗进入耶教（见本书第五章）时取名“日新”，盖取《大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日新”用广东话拼写绝对可以成为 Yat Sen。孙中山领洗取名“日新”约三年后的1887年10月，西医书院开学不久，孙中山在康德黎医生主持解剖学测验的试卷上，就签上英文名字“Sun Yat Sen”。有谓“1883年11月，孙文十七岁时离开故乡广东香山县，到香港拔萃书室学习英文，课余又请香港道济会堂长区凤墀补习中文”<sup>[2]</sup>，并不准确，盖本书第五章已证明当时区凤墀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广州河南（按：指广州珠江以南）宣道。至于“‘日新’的官话（当时还不称为普通话）拼音跟广东话相去甚远。所以 Sun Yat

---

[1] Sun Yat-sen's Public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21 February 1923, cols. 1-3; at cols. 2-3.

[2] 陈明远：〈先有 Sun Yat-sen，后有“孙逸仙”〉，新华每日电讯第11版，[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15/content\\_12814278.htm](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15/content_12814278.htm)。作者按：本书所用文献甚多，出处庞杂，为清晰起见，文章用单书名号，著作用双书名号，祈读者察之。

Sen 再由他的国学老师区凤墀改写为比较接近官话的‘逸仙’；这样在发音上面就可以两全其美了”<sup>[3]</sup>，更是天方夜谭。区凤墀是广府人，说的是广府话，终身宣传基督教义，淡泊功名，哪来官话？倒是 1894 年孙中山被葡医逼迫离开澳门而转到广州行医，与区凤墀交往日深，后来更并肩策划乙未广州起义（详见本书第八章），若区凤墀在这个时候把 Yat Sen 倒过来拼写成逸仙，则大有可能。至于“中山”这个名字，全称“中山樵”，而“中山樵”又源自日本人平山周与孙中山在 1897 年秋于日本最初交往的片段：“总理来京曰：‘昨夜熟虑，欲且留日本。’即同车访犬养（全名犬养毅），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为中国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源于此。”<sup>[4]</sup>由此可知在 1897 年之前，即本书所及时期，“孙中山”之名还不存在。所以，若本书称他为“孙中山”，在学术上说不过去。但鉴于海峡两岸暨海外华裔都已经习惯了称他为“孙中山”，而在辛亥百年之际，大家挂在口头的全都是“孙中山”，故笔者决定随俗，万望读者见谅。

当初笔者为本书展开研究的时候，原来只计划探索孙中山在香港所受的教育。经过多年努力，尤其是发掘出孙中山在香港活动的有关细节并进行分析后，突有断层之感。理由有三：

第一，孙中山于 1883 年底到达香港时，虽仍不是基督教徒，但早已在夏威夷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并随时准备领洗。终于他在香港接受了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牧师的施洗。<sup>[5]</sup>至于孙中山在夏威夷是如何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则没有涉猎，以致给人一种断层的感觉。

第二，孙中山到达香港时，已经在夏威夷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及

[3] 陈明远：〈先有 Sun Yat-sen，后有“孙逸仙”〉，新华每日电讯第 11 版，[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15/content\\_12814278.htm](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15/content_12814278.htm)。

[4] 据《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油印本）。该文是平山周在“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全文收录在陈固亭编《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狮，1977 年再版）。后来又转录于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 528—529 页。关于笔者对平山周〈追忆〉之考证，见本书第八章。

[5] 见本书第五章。

瓦胡书院（Oahu College）预备学校总共接受了近四年之教育。笔者进一步发觉，该等学校课程内容按照当时英美本土的学制来安排，就像当时香港学校的课程内容模仿英国学制一样。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到达香港后，马上能进入拔萃书室、中央书院（后来改称皇仁书院）等校读书，1887年更考进香港西医书院肄业。准此，窃以为孙中山在夏威夷和香港的教育是一气呵成的。可惜孙中山在夏威夷读书的情况，未能兼顾，以致再一次给人以断层的感觉。于是笔者就决定向夏威夷的有关档案进军。

第三，笔者把孙中山在夏威夷读书的情况弄清楚后，仍不感满足，觉得必须把他到达夏威夷读书之前，在翠亨村的童年生活理出个头绪，以便找出其连贯性。于是又集中精力钻研这段历史。结果把孙中山的前半生——从1866年他出生之日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离开香港之时——共约三十年这自成一个单元的时光，追踪发掘出来。准此，本书就命名为《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

本书经常用“耶教”以涵盖新教（基督教那数不清的流派）和旧教（天主教），目的是凸显大家都是信耶稣的教友，绝对不必像过去那样斗个你死我活，现在是握手言和甚至携手合作的时候了。君不见，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他租用仁慈堂的物业——在其右邻的写字楼——做医馆，而仁慈堂是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孙中山虽然身为新教徒，但于旧教却无门户之见，可见胸怀。又本书第七章、第八章的部分内容，与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有相似的地方。事缘陈三井先生力邀笔者撰写《中山先生与英国》时，笔者已经展开《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之研究多时，并一边研究一边撰写底稿。为了节省时间，在撰写《中山先生与英国》时，就挪用了本书部分底稿，敬请读者留意。

# 目 录

---

北京三联版序言 ..... i

序言 ..... v

**第一章 辛亥百年：孙中山革命思想来自何方？ ..... 1**

**第二章 家世源流：孙中山祖先来自哪里？ ..... 13**

一、导言 ..... 14

二、总结六十年来关于孙中山祖籍的争论 ..... 24

三、进一步探索“紫金说” ..... 26

四、进一步探索“东莞说” ..... 66

五、孙中山是本地人（广府人）还是客家人？ ..... 76

六、结论 ..... 89

七、四枚计时炸弹 ..... 90

八、后论 ..... 108

**第三章 国学渊源：《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 ..... 113**

一、出身寒微 ..... 114

二、孙中山的诞生 ..... 126

三、读书明理 ..... 133

四、学以致用 ..... 147

五、社会学校 ..... 151

六、人神之间 ..... 157

七、小结 ..... 165

<b>第四章 檀岛西学：英耶？美耶？——耶稣</b>	169
一、导言	170
二、1879年孙中山从翠亨村往澳门的交通工具	171
三、孙中山是坐葡国船前往檀香山？	175
四、通过澳葡文化去了解世界？	180
五、为何如此？	183
六、铁梁英风	187
七、抵火奴鲁鲁入学	189
八、全英制的意奥兰尼学校	193
九、为何如此英国气？	196
十、英式寄宿学校	197
十一、孙中山是寄宿生还是走读生？	203
十二、韦礼士主教的为人	210
十三、学习与生活点滴	213
十四、再谈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的宗教生活	218
十五、瓦胡书院预备学校	220
十六、提出领洗	225
十七、小结	233
<b>第五章 中学时代：香港拔萃书室及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b>	243
一、拔萃书室	244
二、孙中山在拔萃读书有多久？	254
三、孙中山就读之拔萃属什么性质？	259
四、拔萃书室的课程	262
五、孙中山在拔萃的课余活动	266
六、小结	271
七、在中央书院读书前后三年	273
八、中央书院的校长、老师、同学	274

九、中央书院的学费、统计数字、校舍、出路………	277
十、中央书院的班级编制、课程安排………	282
十一、英国历史………	285
十二、剑桥地方试………	291
十三、文学、拉丁文、常识………	295
十四、汉译英………	300
十五、猜题？选修？………	305
十六、中文部的课程………	310
十七、小结………	312
十八、孙中山领洗进入耶教………	313
十九、孙中山与陆皓东何时领洗？………	316
二十、喜嘉理牧师的背景………	322
二十一、喜嘉理对孙中山可能产生的影响………	329
二十二、喜嘉理力邀孙中山带他到翠亨村………	335
二十三、孙眉与孙中山决裂………	341
二十四、分析兄弟决裂闹剧对孙中山的影响………	345
二十五、“推”、“拉”之间………	347

## 第六章 大专时代：寓广州博济医院及香港雅丽氏

医院的两所西医书院………	357
一、广州博济医院………	358
二、香港西医书院的创立………	362
三、康德黎医生倡议并孕育了西医书院………	373
四、伦敦传道会试图行医的历史………	375
五、孙中山与康德黎的深厚友谊………	377
六、雅丽氏医院：推离传道………	380
七、雅丽氏医院：强人所难………	384
八、基督神掌伸入西医书院………	387

九、西医书院：推向革命	388
十、阅兵典礼所引起的思想震撼	394
十一、西医书院：改革耶？革命耶？	399
十二、所谓“四大寇”	402
十三、他想得很多	412
十四、对万能政府的构思	416

## 第七章 澳穗济世：治病救人莫如治病救国要紧………425

一、导言	426
二、孙中山创办了《镜海丛报》（中文版）？	433
三、开设中西药局是为了从事革命？	437
四、“孙医馆”设在议事亭前地十四号？	443
五、究竟“孙医馆”曾否存在？	451
六、孙中山澳门行医情况	457
七、为何脱离事实的信息能出现并被广泛引述？	462
八、是什么迫使孙中山离开澳门？	473
九、用温和办法来争取中国“现代化”	483
十、行医目睹“苛政猛于虎”	489
十一、上书李鸿章	497
十二、孙中山见了李鸿章？	504
十三、小结	510

## 第八章 广州起义：出师未捷唯足见大公无私………513

一、筹备起义	514
二、部署广州起义	527
三、采取行动	544
四、为何“决死队”没有按时到达？	546
五、缺乏经验	550

六、为何密谋瓦解? .....	556
七、外人的介入.....	566
八、叙事排列.....	568
九、后话.....	570
十、后论：香港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打下基础.....	613
十一、总结.....	619
<b>第九章 任重道远：“同志仍须努力” .....</b>	<b>625</b>
一、任重.....	626
二、道远.....	626
三、总结.....	648
<b>参考资料及书目.....</b>	<b>651</b>
西汉对照表.....	677
索引.....	687
谢辞.....	703

# **Sun Yatsen before the Age of Thirty**

---

*by*

John Y. Wong

University of Sydney

*Preface for the Beijing Edition*

*Original Preface for the Hong Kong Edition*

**Chapter 1** Introduction: Where did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ising Ideas Come from?

**Chapter 2** Was Sun Yatsen of Aristocratic Descent?

**Chapter 3** How Much Chinese Classics did Sun Yatsen Know?

**Chapter 4** Anglo-American Education in Hawaii (1879-1883)

**Chapter 5** British Secondar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83-1886)

**Chapter 6** Anglo-American Tertiary Education in Canton (1886-1887) and Hong Kong (1887-1892)

**Chapter 7** Medical Practice in Macao and Canton (1892-1894)

**Chapter 8** The Abortive Canton Uprising (1895)

**Chapter 9** Conclusion: Exploring Macro Issues through Micro Research

*Bibliography*

*Word List*

*Index*

*Acknowledgements*